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87n1620

先覺宗乘

清 圓信較定　郭凝之彙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先覺宗乘
  - 先覺宗乘目錄
  - 維摩大士
  - 梁雙林善慧大士傅翕
  - 唐龐蘊居士
  - 唐甘贄行者
  - 唐刺史陸亘
  - 唐相圓裴休
  - 唐常侍王敬初
  - 唐尚書陳操
  - 宋駙馬李遵勗
  - 宋侍郎文公楊億
  - 宋侍郎楊傑
  - 宋簽判劉經臣
  - 宋清獻公趙抃
  - 宋丞相張商英
  - 宋侍郎李彌遜
  - 宋給事馮楫
  - 宋侍郎張九成
  - 宋知府葛郯
  - 宋放牛居士余公
  - 唐侍郎白居易
  - 唐刺史李翺
  - 唐張拙
  - 唐相國陸希聲
  - 唐太傅王延彬
  - 唐真人呂巖
  - 宋丞相王隨
  - 宋夏竦
  - 宋節使李端愿
  - 宋太傅高世則
  - 宋太守許式

- 宋修撰曾會
- 宋丞相富弼
- 宋衛州王大夫
- 宋太史黃庭堅
- 宋觀文王韶
- 宋秘書吳恂
- 宋內翰蘇軾
- 宋參政蘇轍
- 宋寺丞戴道純
- 宋文定胡安國
- 宋左丞范沖
- 宋樞密吳居厚
- 宋諫議彭汝霖
- 宋中丞盧航
- 宋左司都貺
- 宋比部孫居士
- 宋提刑郭祥正
- 宋郡王趙令衿
- 宋樞密徐俯
- 宋尚書莫將
- 宋龍圖王蕭
- 宋參政李邴
- 宋寶學劉彥修
- 宋提刑吳偉明
- 宋門司黃彥節
- 宋參政錢端禮
- 宋內翰曾開
- 宋待制潘良貴
- 宋侍郎李浩
- 宋吳十三道人
- 楊衒之
- 宋雲
- 向居士
- 崔趙公
- 楊光庭
- 杜鴻漸
- 鄴侯李泌
- 張濆行者

- 魚軍容
- 李渤
- 崔羣
- 于頔
- 韓愈
- 燕王
- 王鎔
- 馬大夫
- 周員外
- 劉相公
- 竺尚書
- 李軍容
- 劉侍御
- 朱行軍
- 溫造
- 史山人
- 宋齊丘
- 王審知
- 王延鈞
- 陳尚書
- 韋監軍
- 陳尚書
- 節度使成汭
- 劉禹端
- 張覇遷
- 劉翁
- 鍾司徒
- 陶穀
- 李相公
- 李王
- 宋令公
- 馮延巳
- 李崇矩
- 歐陽修
- 呂許公
- 王質
- 徐岳
- 王安石

- 武昌劉居士
- 李端愿
- 葉清臣蔣侍郎
- 陳瓘
- 宋太尉陳良弼
- 李朝請
- 錢象祖
- 洪州廉使
- 俗士問天堂地獄
- 歸宗因官人來問
- 儒者問三教
- 行者問即心即佛
- 丹霞逢老人與童子
- 丹霞會留守
- 百丈政路逢官人
- 趙州與官人遊園
- 官人問趙州
- 官人問趙州燒木佛
- 俗官問趙州
- 秀才乞拄杖
- 秀才問趙州
- 俗士獻袈裟
- 趙州勘行者
- 秀才問長沙岑
- 普化見步使
- 天使問睦州
- 秀才訪睦州
- 睦州問秀才
- 閩帥問壽山年多少
- 有俗士舉手
- 俗士問殺牛
- 仰山問推官
- 行者問霍山
- 洞山行脚遇官人
- 官人問洞山
- 投子赴檀越齋
- 有官人問壽州
- 閩王問雪峰存

- 閩王封柑橘至雪峰
- 廣主請雲門開堂
- 常侍問雲門
- 官人問雲門
- 閩王送玄沙上船
- 泉守請玄沙登樓
- 閩帥請辨驗聲明三藏
- 閩帥問鼓山晏
- 行者至菴
- 童子見鏡清
- 俗士問靜上座
- 俗士獻畫障子
- 老人參桐峰
- 儒者謁南院
- 牧主請風穴陞座
- 提刑問璉三生
- 工部問三交嵩
- 提刑問楊岐會
- 俗士投五祖出家
- 居士往五祖齋僧
- 俗士問雲峰悅
- 太守問九頂
- 侍郎問九僊
- 益州辭知府
- 巡檢問黃龍明
- 俗士問歸仁
- 有官人問興陽
- 居士官人問天平
- 居士問東山雲頂
- 童子上經
- 洪塘橋官人問僧
- 賣鹽翁
- 騎牛公子
- 跨驢人
- 道流背佛而坐
- 行者向佛而唾
- 魚浮水上
- 佛殿鴿子

    - 廣南國主出獵
    - 官人入鎮州天王院
    - 官人作無鬼論
    - 官人問無揀僧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620

先覺宗乘

先覺宗乘目錄

卷一

維摩大士
雙林善慧大士傅翕
龐蘊居士(嗣法馬祖一)

卷二

甘贄行者(嗣法南泉願)
刺史陸亘(嗣法南泉願)
相國裴休(嗣法黃檗運)
常侍王敬初(嗣法溈山祐)
尚書陳操(嗣法陳睦州)
駙馬李遵勗(嗣法谷隱聰)
文公楊億(嗣法廣慧璉)
侍郎楊傑(嗣法天衣懷)
簽判劉經臣(嗣法智海逸)
清獻公趙忭(嗣法蔣山泉)
丞相張商英(嗣法兜率悅)
侍郎李彌遜(嗣法昭覺勤)
給事馮楫(嗣法龍門遠)
侍郎張九成(嗣法徑山杲)
知府葛郯(嗣法佛海遠)
放牛居士(嗣法無門開)

卷三

侍郎白居易(嗣法佛光滿)
刺史李翺(嗣法藥山儼)
張拙秀才(嗣法石霜諸)
相國陸希聲(謁仰山寂)
太傅王延彬(嗣法長慶稜)

真人呂巖(嗣法黃龍機)
丞相王隨(嗣法首山念)
英公夏竦(嗣法谷隱聰)
節使李端愿(嗣法金山潁)
太傅高世則(嗣法芙蓉楷)
太守許式(嗣法洞山聰)
修撰曾會(嗣法雪竇顯)
丞相富弼(嗣法投子顒)
衛州王大夫(嗣法元豐滿)
太史黃廷堅(嗣法黃龍心)
觀文王韶(嗣法黃龍心)
秘書吳恂(嗣法黃龍心)
內翰蘇軾(嗣法東林總)
參政蘇轍(嗣法上藍順)
寺丞戴道純(嗣法黃龍清)
文定胡安國(嗣法上封秀)
左丞范冲(嗣法圓通旻)
諫議彭汝霖(嗣法圓通旻)
左司都貺(嗣法圓通旻)
比部孫居士(嗣法楊岐會)
提刑郭祥正(嗣法白雲端)
郡王趙令衿(嗣法昭覺勤)
樞密徐俯(嗣法昭覺勤)
尚書莫將(嗣法大隨靜)
龍圖王蕭(嗣法大隨靜)
參政李邴(嗣法徑山杲)
寶學劉彥修(嗣法徑山杲)
提刑吳偉明(嗣法徑山杲)
門司黃彥節(嗣法徑山杲)
參政錢端禮(嗣法護國元)
內翰曾開(嗣法靈隱遠)
侍制潘良貴(嗣法佛燈珣)
侍郎李浩(嗣法天童華)
吳十三道人(嗣法開善謙)

卷四(問法)

太守楊衒之(問達磨)

使者宋雲(問達磨)
向居士(問二祖)
崔趙公(問國一欽)
中使楊光庭(問本淨禪師)
相國杜鴻漸(問無住禪師)
鄴侯李泌(問懶殘)
張潰行者(問忠國師)
魚軍容(問忠國師)
刺史李渤(問歸宗常)
相國崔羣(問東寺會)
相國于頔(問紫玉通藥山儼)
文公韓愈(問大顛通)
燕王(訪趙州諗)
趙王王鎔(問趙州諗)
馬大夫(問趙州諗)
周員外(問趙州諗)
劉相公(問趙州諗)
竺尚書(問長沙岑)
李軍容(參溈山祐)
劉侍御(問仰山寂)
朱行軍(請際上座)
尚書溫造(問圭峰密)
史山人(問圭峰密)
相國宋齊丘(訪慧覺禪師)
閩王王審知(禮雪峰存玄沙備)
王延鈞(延羅山和尚夢筆和尚)
陳尚書(問雲門)
韋監軍(謁玄沙備)
陳尚書(問洞山)
節度使成汭(問雲居膺)
劉禹端(問雲居膺)
張覇遷(問疎山仁)
劉翁(謁青林虔)
鍾司徒(問安鐵胡)
給事陶穀(禮常覺禪師)
李相公(問福巖承)
李王(禮清涼益)
宋令公(對大寧寺僧)

相國馮延巳(問游鍾山僧)
樞密李崇矩(問圓明禪師)
歐陽文忠公修(延浮山遠)
丞相呂許公(謁志言大士)
王質(問法華言)
助教徐岳(問法華言)
相國王安石(禮吳山端)
武昌劉居士(對雲居舜)
李端愿(禮宗本禪師)
葉清臣蔣侍郎(禮政黃牛)
陳瓘(問宗道者)
太尉陳良弼(禮淨因)
李朝請(謁道場琳)
相國錢象祖(參此菴元)

卷五(無名宰官居士)

洪州廉使
俗士問天堂地獄
歸宗因官人來問
儒者問三教
行者問即心即佛
丹霞逢老人與童子
丹霞會留守
百丈政路逢官人
趙州與官人遊園
官人問趙州
官人問趙州燒木佛
俗官問趙州
秀才乞拄杖
秀才問趙州
俗士獻袈裟
趙州勘行者
秀才問長沙岑
普化見步使
天使問睦州
秀才訪睦州
睦州問秀才

閩帥問壽山年多少
有俗士舉手
俗士問殺牛
仰山問推官
行者問霍山
洞山行脚遇官人
官人問洞山
投子赴檀越齋
有官人問壽州
閩王問雪峰存
閩王封柑橘至雪峰
廣主請雲門開堂
常侍問雲門
官人問雲門
閩王送玄沙上船
泉守請玄沙登樓
閩帥請辨驗聲明三藏
閩帥問鼓山晏
行者至菴
童子見鏡清
俗士問靜上座
俗士獻畫障子
老人參桐峰
儒者謁南院
牧主請風穴陞座
提刑問璉三生
工部問三交嵩
提刑問楊岐會
俗士投五祖出家
居士往五祖齋僧
俗士問雲峰悅
太守問九頂
侍郎問九僊
益州辭知府
巡檢問黃龍明
俗士問歸仁
官人問興陽
居士官人問天平

居士問東山雲頂
童子上經
洪塘橋官人問僧
賣鹽翁
騎牛公子
跨驢人
道流背佛而坐
行者向佛而唾
魚浮水上
佛殿鴿子
廣南國主出獵
官人入鎮州天王院
官人作無鬼論
官人問無揀僧

先覺宗乘目錄(終)
先覺宗乘卷一

徑山語風老人　圓信　較定

無地地主人　郭凝之　彙編

維摩大士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雪竇舉此，至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不舉維摩默然，便云：維摩道甚麼？又云：勘破了也。復頌云：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臥疾毗耶離，全身太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室且頻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不靠倒，金毛獅子無處討。圜悟勤云：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　白雲端頌云：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辦。暫時放在暗牕前，明日與君重計筭。)

梁雙林善慧大士傅翕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明帝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於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

建、普成二子。梁普通元年，年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摝魚，獲已，沉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引之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法從甚盛。翕笑而悟，乃至松山頂，結庵雙檮樹間，自號雙林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為人傭作，晝作夜歸，與妻敷演佛法，苦行七年。大士欲導羣品，令弟子奉書詣闕，稱武帝為國主救世菩薩。帝預勑鎖門，以觀其意。大士袖出木槌一扣，諸門盡開，直入見帝，於善言殿上御榻對語。帝問：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大士三至京師，以度道俗，不可數計。帝召見壽光殿，共論真諦。大士曰：息而不滅。帝請講金剛經，大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眾皆起，大士端坐不動。眾報：聖駕臨此，何不起？大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大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大士以手指履。是俗耶？大士以手指衲衣。陳宣帝大建元年入涅槃，壽七十三。嘗著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生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為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保寧勇云：大眾！傅大士此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瞥地者固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云：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此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嘴。大海紅塵處，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囉哩囉囉哩。)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

過，橋流水不流。(斷橋倫頌云：狗走抖擻口，猴愁樓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
(張無盡見皓布裩，舉大士此頌。皓曰，此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無盡曰，請和尚頌。皓遂應聲頌曰，昨夜雨霧亭，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唐龐蘊居士(嗣法馬祖一)

襄州居士龐蘊，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遷禪師，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居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馬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言下頓領玄旨。(東林珪老頌云：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雲門杲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水，甲乙丙丁庚戊己。咄咄咄，囉囉哩。)
(白雲端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須黨理不黨親，馬祖可惜口門窄。)乃留駐參承二載。居士一日問馬祖曰：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馬祖曰：遮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居士又問，馬祖曰：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居士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居士廼作禮。馬祖歸方丈，居士隨後入，曰：弄巧成拙。(妙喜曰：馬師覷上覷下即不無，爭柰昧却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渾崙吞箇棗。馬祖歸方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徑山杲示羅快然云：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箇士人謂之無為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參前輩，於宗門中有真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這兩箇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箇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為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我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這三箇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地看，看即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向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襩裏；在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為圈襩裏；在不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襩裏。快然見恁麼說，定道總不恁麼；

若總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圈襉裏。要出三老圈襉則易，要出妙喜圈襉則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為你說破。)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

因至藥山(藥山和尚石頭法嗣)，藥山問曰：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居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藥山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居士曰：拈一放一，未為好手。藥山曰：老僧住持事繁，居士珍重。便出。藥山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居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藥山曰：是，是。因辭藥山，藥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居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居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居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居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丹霞和尚(法嗣石頭)，一日來訪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霞問：居士在否？靈照放下菜籃，斂手而立。霞又問：居士在否？靈照提籃便行。歸舉似居士，居士曰：赤土搽牛孀。丹霞乃隨後入見居士，居士見來，不起亦不言。霞乃竪起拂子，居士竪起槌子，霞曰：祇恁麼更別有？居士曰：這回見師不似於前。霞曰：不妨減人聲價。居士曰：比來折你一下。霞曰：恁麼則瘂却天然口也。居士曰：你瘂由本分，累我亦瘂。霞便擲下拂子而去。居士召曰：然闍梨，然闍梨。霞不顧。居士曰：不惟患瘂，兼更患聾。丹霞一日訪居士曰：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居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霞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居士曰：我在你眼裏。霞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居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霞休去。居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霞亦不對。居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一日，居士向丹霞前叉手立，少時即出去，霞不顧。居士却來坐，霞却向居士前叉手立，少時便入方丈。居士曰：汝入我出，未有事在。霞曰：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居士曰：却無些子慈悲心。霞曰：引得這漢到這田地。居士曰：把甚麼引？霞廼拈起居士幞頭，曰：却似一箇老師僧。居士却將幞頭安霞頭上，曰：一似箇少年俗人。霞應喏三聲。居士曰：猶有昔時氣息在。霞乃拋下幞頭，曰：大似一箇烏紗巾。居士廼應喏三聲。霞曰：昔時氣息爭忘得？居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一日，丹霞見居士來，便作走勢。居士曰：猶是拋身勢，怎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居士乃向前，以拄杖畫地作七字，霞於下面書箇一字。居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曰：這裏著語。居士乃哭三聲而去。一日，居士與丹霞出行，見江水澄碧，居士指水曰：得恁麼也還辨不出？霞曰：的箇辨不出。居士以手捧水，潑霞三遍。霞曰：莫恁麼，莫恁麼。却以水潑居士。居士曰：當恁麼時，堪作箇甚麼？霞曰：無物

外。居士曰：得便宜人少，得便宜人少。霞無對。居士曰：誰不落便宜？又一日，訪居士，至門首相見，乃問：居士在不？居士曰：饑不擇食。丹霞曰：龐老在否？居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丹霞曰：蒼天，蒼天。便回

居士一日訪長髭和尚(法嗣石頭)，師陞座，眾集定，居士出曰：各請自撿好。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長髭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居士便搦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居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居士曰：待伊甘始得。長髭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居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長髭曰：不好箇甚麼？居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應菴華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覿面提持，斬釘截鐵。龐居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家珍，要且只解自家富貴，安能富貴別人？長髭久經陣敵，慣戴作家，至險至危處，愈見八面玲瓏。歸宗大眾集定，其間設有一個半個善能自撿，便與趕出。何故？家無白澤之圖，豈有如是妖怪？)。大同普濟和尚(法嗣石頭)，一日問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避得唇舌，只如翁避得麼？居士應喏。普濟再舉前話，居士曰：甚麼處去來？普濟又舉前話，居士曰：什麼處去來？普濟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句。居士作舞而去。普濟曰：這風顛漢自過，教誰點撿？一日，普濟訪居士。居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不得作道理主持。普濟曰：猶是隔生也。居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普濟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居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普濟曰：不作道理，却成道理。居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普濟曰：粥飯底僧，一任撿責。居士鳴指三下。普濟一日見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居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普濟乃開門。居士把住曰：是師多知，是我多知？普濟曰：多知且置，閉門與開門，卷舒爭幾許？居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普濟默然。居士曰：弄巧成拙。一日，見普濟。居士拈起手中笊籬曰：大同師，大同師。普濟不應。居士曰：石頭一宗，到師處氷消瓦解。普濟曰：不得龐翁舉，灼然如此。居士拋下笊籬曰：寧知不直一文錢？普濟曰：雖不直一文錢，欠他又爭得？居士作舞而去。普濟提起笊籬曰：居士。居士回首。普濟作舞而去。居士撫掌曰：歸去來，歸去來。

大梅和尚(法嗣馬祖)，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居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大梅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居士曰：百雜碎。大梅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居士便去。

訪芙蓉太毓(法嗣馬祖)，因行食到居士前，居士擬接，毓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呵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毓曰：非關他事。居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毓乃

下食。居士曰：不消一句子。(圓悟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被龐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龐居士道：不消一句子。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蒙安樂頌云：淨明呵善現，芙蓉勘龐老。彼此不相饒，峻機無處討。雲行雨施，雷奔電掃。殺虎陷虎，出草入草。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又問：馬大師！著實為人處，還分付吾師否？毓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居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毓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毓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

本谿和尚(法嗣馬祖)，因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本谿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曰：為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本谿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曰：老大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本谿曰：念翁年老。居士曰：罪過，罪過。一日，本谿見居士來，乃目示多時，居士廻將杖子畫一圓相，本谿便近前以脚踏，居士曰：是甚麼？是甚麼？却於居士前畫一圓相，居士亦以脚踏却，本谿曰：來時有？去時無？居士抱杖子而立，本谿曰：來時有？去時無？居士曰：幸自圓成，徒勞目視。本谿拍手曰：奇時一無所得。居士拈杖子點點而去，本谿曰：看路，看路。居士曰：是甚麼？是甚麼？

石林和尚(法嗣馬祖)見居士來，乃竪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居士奪却拂子，却自竪起拳。石林曰：正是丹霞機。居士曰：與我不落看。石林曰：丹霞患瘂，龐公患聾。居士曰：恰是。石林無語。居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居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居士曰：便請舉來。石林曰：元來惜言語。居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石林乃掩耳。居士曰：作家，作家。石林一日自下茶與居士，居士纔接茶，石林乃抽身退後，曰：何似生？居士曰：有口道不得。石林曰：須是恁麼始得。居士拂袖而去，曰：也大無端。石林曰：識得龐翁也。居士却回，石林曰：也大無端。居士無語。石林曰：也解無語去。

又訪齊峯和尚(法嗣馬祖)，齊峯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居士廻顧兩邊，曰：誰恁麼道？齊峯乃咄之，居士曰：在這裏。齊峯曰：莫是當陽道麼？居士曰：背後底覷？齊峯回首，曰：看，看。居士曰：草賊大敗。齊峯無語。一日，齊峯與居士並行，居士廻前行一步，曰：我強如師一步。齊峯曰：無背向，老翁要爭先在。居士曰：苦中苦，未是此一句。齊峯曰：怕翁不甘。居士曰：老翁若不堪，齊峰堪作箇甚麼？齊峯曰：若有棒在手，打不解倦。居士便行一摑，曰：不多好。齊峯始拈棒，被居士把住，曰：這賊今日一場敗闕。齊峯笑曰：是我拙？是公巧？居士乃撫掌出，曰：平交，平交。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齊峯曰：甚麼處去來？居士

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齊峯曰：是多少？居士曰：一二三。齊峯曰：四五六。居士曰：何不道七？齊峯曰：纔道七，便有八。居士曰：住得也。齊峯曰：一任添取。居士喝，便出去。齊峯隨後亦喝。居士曰：不得堂堂道。齊峯曰：還我恁麼時，龐公主人翁來。居士曰：少神作麼？齊峯曰：好箇問訊，問不著人。居士曰：好來，好來。(應菴華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火、疾燄過風，要須平地上嶮崖、孤峻處平坦。看他二老深入虎穴、透徹淵源，至於結角羅紋、游刃磅礴，得大自在，因甚麼峰頂未曾到？只如齊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着箇眼，也要諸人瞥地。良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又訪百靈和尚(法嗣馬祖)，路次相逢，百靈便問：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居士曰：曾舉來。百靈曰：舉向甚麼人？居士以手自指曰：龐公。百靈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居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百靈戴笠子便行。居士曰：善為道路。百靈更不回首。(徑山杲云：這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老一着。何故？當時不得箇破笠頭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楚石琦云：百靈戴笠便去，得力句分明舉似來。因甚麼妙喜老人道：百靈有甚面目見他龐公？也是扶強不扶弱。有人與妙喜作主，要問：作麼生是得力句？速道！速道！擬議不來，劈脊便棒。)一日，百靈問曰：道得、道不得俱未免，汝且道未免箇甚麼？居士以目瞬之，百靈曰：奇特！更無此也。居士曰：師錯許人。百靈曰：誰不恁麼？誰不恁麼？居士珍重而去。一日，百靈在方丈內坐，居士入來，百靈把住曰：今人道、古人道，居士作麼生道？居士打百靈一摑，百靈曰：不得不道。居士曰：道即有過。百靈曰：還我一摑來。居士近前曰：試下手看。百靈便珍重。一日，居士問百靈曰：是這箇眼目免得人口麼？百靈曰：作麼免得？居士曰：情知！情知！百靈曰：棒不打無事人。居士轉身曰：打！打！百靈方拈棒起，被居士把住曰：與我免看。百靈無語。

又訪松山和尚(法嗣馬祖)，同居士喫茶，居士舉起橐子曰：人人盡有分，為甚麼道不得？松山曰：祇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曰：阿兄為甚麼却道得？松山曰：不可無言也。居士曰：灼然，灼然。松山便喫茶，居士曰：阿兄喫茶，為甚麼不揖客？松山曰：誰？居士曰：龐公。松山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一日，松山與居士看耕牛，居士指牛曰：是伊時中更安樂，只是未知有。松山曰：若非龐公，又爭識伊？居士曰：阿師道渠未知有箇甚麼？松山曰：未見石頭，不妨道不得。居士曰：見後作麼生？松山撫掌三下。一日，居士訪松山，見松山携箇杖子，便曰：手中是箇甚麼？松山曰：老僧年邁，闕伊一步不得。

居士曰：雖然如是，壯力猶存。松山便打。居士曰：放却手中杖子，致將一問來。松山拋下杖子。居士曰：這老漢前言不付後語。松山便喝。居士曰：蒼天中更有怨苦。一日，松山與居士行次，見僧擇菜，松山曰：黃葉即去，青葉即留。居士曰：不落黃葉又怎生？松山曰：道取。居士曰：不為賓主大難。松山曰：只為強作主宰。居士曰：誰不恁麼？松山曰：不是，不是。居士曰：青黃不留處就中難道？松山曰：也解恁麼去。居士珍重大眾。松山曰：大眾放你落機處。居士便行。一日，松山與居士話次，倏拈起案上尺子曰：還見這箇麼？居士曰：見。松山曰：見箇甚麼？居士曰：松山，松山。松山曰：不得不道。居士曰：爭得？松山乃拋下尺子。居士曰：有頭無尾得人憎。松山曰：不是公今日還道不及。居士曰：不及箇甚麼？松山曰：有頭無尾。居士曰：強中得弱即有，弱中得強即無。松山抱住居士曰：這箇老子就中無話處。

又訪則川和尚(法嗣馬祖)，則川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居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則川曰：情知久，參事慢。居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則川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則川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居士拈卜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川大笑而已。川摘茶次，居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則川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居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則川乃摘茶不聽，居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川亦不顧，居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則川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一日，則川在方丈內坐，居士見曰：只知端坐方丈，不覺僧到參時。則川垂下一足，居士便出三兩步却回，則川却收足，居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則川曰：爭柰主人何？居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則川喚侍者點茶，居士乃作舞而出。

居士到仰山(法嗣溈山)，問：久嚮仰山，到來為甚麼却覆？仰山竪起拂子，居士曰：恰是。仰山曰：是仰？是覆？居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仰山擲下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白雲端頌云：兩箇八文為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拿來亂撒向堦前，滿地團團春蘚綠。)

又訪洛浦和尚(法嗣夾山)，居士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洛浦曰：莫錯。居士曰：龐翁年老。洛浦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居士曰：患聾作麼？洛浦曰：放你二十棒。居士曰：瘂却我口，塞却你眼。(應菴華云：龐居士雖是煆了底金，要且未經本分鉗鎚。洛浦雖輕放過歸宗，不免賊過後張弓。當時待他道：仲夏毒熱，孟冬薄寒。便與趕出。何故？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居士一日訪谷隱道者，谷隱問曰：誰？居士竪起杖子，谷隱曰：莫是上上機麼？居士拋下杖子，谷隱無語。居士曰：只知上上機，不覺上上事。谷隱曰：作麼生是上上事？居士拈起杖子，谷隱曰：不得草草。居士曰：可憐強作主宰。谷隱曰：有一機人，不要拈搥竪拂，亦不用對答言辭。居士若逢，如何則是？居士曰：何處逢？谷隱把住，居士乃曰：莫這便是否？居士驀面便唾，谷隱無語。居士與一頌曰：焰水無魚下底鈎，覓魚無處笑君愁。可憐谷隱孜禪伯，被唾如今見亦羞。

居士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座主無對。居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座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居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踈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座主聞偈，欣然仰歎。

居士因在床上臥看經，有僧見云：居士看經，須具威儀。居士翹起一足，僧無語。

居士一日在洪州市內賣笊籬，見一僧緣化，乃將一文錢問曰：不辜負信施道理，還道得麼？若道得即捨。僧無語。居士曰：你問，我與你道。便問：不辜負信施道理作麼生？居士曰：少人聽。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居士曰：是誰不會？

居士一日見牧童，乃問：路從甚麼處去？童曰：路也不識。居士曰：這看牛兒。童曰：這畜生。居士曰：今日甚麼時也？童曰：插田時也。居士大笑。

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居士嘗有偈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妙喜拈云：白的的，清寥寥。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箇甚麼？切不得問着，問著則瞎却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楚石琦拈云：要作了事凡夫，更須進前三步。)

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圜悟勤舉此偈云：且道殺箇甚麼？殺眾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箇甚麼？試定當看。僧問：未審殺箇甚麼？師曰：大有人疑着。曰：學人到這裡，直得步步絕行蹤時如何？悟曰：未有金剛王寶劒在。圜悟又云：只如護生須用殺，且道殺箇甚麼？便有禪和子道：不是殺物命，只是殺無明賊、殺煩惱賊、殺六根六塵賊、殺爭人爭我賊。雖然一期也似，要且未夢見衲僧脚

跟頭。既是護生，須是明殺意。如何是殺意？嶮！若向箇裏辨得出，便可放一線道，浩浩之中管取坐斷天下人舌頭，然後始殺得盡。然雖如是，釋迦老子也殺不盡、迦葉也殺不盡、西天二十八祖也殺不盡、唐土六祖也殺不盡。要明不盡底，須是放却從前已後見解明暗、玄妙理性、殊勝奇特、潔淨剗除，不留毫末，也不到極盡處。只如正盡處合作麼生？還委悉麼？深山大澤無人到，聚頭正好共商量。)

(中峰本云：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

居士與行婆、靈照坐次，居士曰：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婆曰：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妙喜云：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識搏量卜 度，非獨不見三人落著處，十二時中亦自昧却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易不難易牽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將此三人道底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拖泥帶水下注脚了也。)居士曰：祇如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靈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居士曰：你作麼生？靈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居士乃大笑。(徑山杲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楚石琦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龐公只解拋磚，靈照何曾瞥地？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塞壑沒人會。)偶同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倒地。居士曰：你作甚麼？靈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鑒咦氏云：余覽居士臨終偈，有空華落影，陽焰翻波等語，大都居士一門皆再來人也，特以慈悲示現為在家標榜。故嘗抵襄，過罐子灘問狀，聞居士有感驢自言債商債事，便謂布施本欲集福，翻以貽禍，因棄家財云：則已入不住法門矣。乃居士遷化去，長子適徃田間，婆急以告，其子應聲未了，忽倚钁頭而逝，豈惟女捷于機哉？及婆收諸靈骨已，直向鹿門絕壁震威一喝，豁然中開，遂投壁與身俱隱。畢竟是所有空？為復是所無空？若也緇素得出，許伊把手龐公；其或不爾，且莫寐語。)

先覺宗乘卷一

雙髻釋頓讓訂閱

先覺宗乘卷二

徑山語風老人　圓信　較定

無地地主人　郭凝之　彙編

唐甘贄行者(嗣法南泉順)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黃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賵？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黃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賵。(翠巖真云：甘贄行者，點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妙喜舉翠巖語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這雲居羅漢却較些子。　楚石琦云：恁麼恁麼，扶起甘贄，推倒黃檗。不恁麼不恁麼，扶起黃檗，推倒甘贄。只如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又作麼生？師子咬人，韓獹逐塊。)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南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南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典座曰：當時便去也。南泉便打破鍋子。(妙喜云：心不負人，面無慙色。)甘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餧驢餧馬。僧休去。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甚麼處來？曰：溈山來。甘曰：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溈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溈山去好。(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藥山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意山中有人，此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藥山問曰：子歸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鋌。藥山令舉其語，主舉已，藥山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緜來有人。遂添銀施之。(同安顯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唐刺史陸亘(嗣法南泉願)

陸亘，字景山，蘇州吳人。觀察池州時，請南泉普願禪師入郡，伸弟子禮。公問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大夫！公應諾。南泉曰：出也。(高峰妙云：南泉潦倒，手脚不親，縱饒出得，也是死貨。高峰只

向他道：大夫還曾示人麼？纔擬祇對，便與亂棒打出，非特為遮漢脫却鶻臭布衫，要使天下衲僧箇箇解粘去縛，慶快平生。)公從此開解，即禮謝，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南泉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南泉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公異日謂南泉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南泉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掛。南泉曰：猶是堦下漢。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南泉一日上堂，公曰：請和尚為眾說法。南泉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南泉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為甚麼有六道四生？南泉曰：老僧不教他。公與南泉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南泉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公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南泉曰：得。公曰：莫不得否？南泉曰：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

(天奇拈云：陸亘大夫向這石頭上坐臥不安，仔細撿點將來，皆是自不守分，不是南泉，爭得風光遍界？恁麼便恁麼，不恁麼便不恁麼，若不具眼，總是泥裏洗土塊。靈岩證據，洞山交互，方見得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公向南泉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圓悟勤云：陸亘手攀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珍八寶羅列目前。乃豎起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眼，分疎不下。)

(妙喜杲云：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着他脚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大夫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只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

(楚石琦云：大眾還會麼？你若向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上會，落在肇法師圈襳裏；若向理事上會，又落在妙喜葛藤中，總無自由分。只如南泉指牡丹向陸亘道：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你畢竟如何會？天寧不惜眉毛，為你諸人下個註脚：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妙喜頌云：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已亡家。無陰陽處華重發，玉本無瑕却有瑕。)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為說法。公辭歸宣城治所，南泉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公曰：以智慧治民。南泉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南泉入宣州，公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南泉曰：王老師罪過。公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南泉曰：祇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楚石琦代云：隨家豐儉。)暨南泉圓寂，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公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密雲悟，代云：蒼天蒼天，雖似將哭代哭，也可救一半。)

唐相圓裴休(嗣法黃檗運)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家世奉佛，兒時與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經年不出戶。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左右，詠歌贊唄以為法樂。刺洪州時，入龍興寺觀畫壁，乃問：是何圖相？主事者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僧即黃檗運也。公延至，曰：適有一問，諸德咨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黃檗曰：第言之。公舉前問，黃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黃檗曰：在甚麼處？(徑山杲禪師因李參政到山，舉此公案拈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心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真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雲門亦召云：相公！相公！若應諾，雲門即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養。楚石琦云：裴相國道：高僧在甚麼處？分明換却眼睛。黃檗更召相公，剛把鉢盂安柄。老妙喜與人錯下注脚，便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蹉過了也。天寧即不然，亦召相公，相公應諾，劈脊便棒，免教這漢向死水裏淹殺。)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遂延入府署，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既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一日，公以所解一編示黃檗，黃檗接置于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公未測，黃檗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公一日拓一尊佛於黃檗前，跪曰：請師安名。黃檗召曰：裴休。公應諾，黃檗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妙喜云：裴公、黃檗可謂如水入水，似金博金。雖然如是，撿點將來，不無滲漏。今日或有捧一尊像請雲門安名，即向道：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若云謝師安名，即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楚石琦云：裴公捧像，黃檗安名，冷地看來，如大家教新婦相似，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妙喜既不能坐斷，未免隨例顛倒，喚作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周人以栢，殷人以栗。)

公謁石霜諸禪師，石霜拈起笏問：在天子手中為珪，在官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公無對，石霜乃留下笏。(密雲悟代云：和尚不打自招。)公啟建法會，問僧：看什麼經？曰：無言童子經。曰：有幾卷？曰：兩卷。曰：既是無言，為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後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惟兩卷。)

公為觀察，入山訪華林覺禪師，問曰：還有侍者否？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公曰：在甚麼處？華林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菴後出，華林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公問曰：

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華林良久，曰：會麼？曰：不會。華林曰：山僧常念觀音。(空音湛頌云：僧來展具已輸籌，常念觀音獨不休。雕虎風生君未會，可憐空磕破鐘樓。)
公嘗與圭峰密禪師遊，入其閫域。休居嘗不御酒肉，著釋氏文數萬言，如作勸發菩提心文、圓覺經敘、法界觀敘、禪源詮敘、原人論敘，世皆服其精要。

唐常侍王敬初(嗣法溈山祐)

王敬初，襄州人，為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獅子齩人，韓盧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竪起一隻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大溈喆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橛。常待云：這漢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即不然，常侍雖是箇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圈襠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這漢。)
問僧：一切眾生還有佛性也無？僧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齩著汝。
鄂州無等禪師謁公，辭退，將出門，公召曰：和尚！無等回顧，公敲柱三下，無等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
公初見睦州，睦州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公曰：看打毬來。睦州曰：人打毬，馬打毬？公曰：人打毬。睦州曰：人困麼？曰：困。睦州曰：馬困麼？曰：困。睦州曰：露柱困麼？公惘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睦州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睦州曰：露柱困麼？曰：困。睦州許之。
臨濟與公到僧堂，公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臨濟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臨濟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臨濟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臨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楚石琦云：臨濟吹毛劍什麼處去也？若也拈出，有什麼王常侍在？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唐尚書陳操(嗣法陳睦州)

睦州刺史陳操，位至尚書，參睦州陳尊宿。一日，睦州看經次，公問：和尚看什麼經？睦州曰：金剛經。公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

譯？睦州舉起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公與僧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楚石琦代云：久知尚書不吝。)
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摑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借上座口喫飯，得麼？
又齋僧，自行食次，至首座前曰：請施食。首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首座無對(楚石琦代首座敲鉢作聲)。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公看資福禪師，資福見來，便畫一圓相，公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資福於中著一點，公曰：將謂是南番舶主。資福便歸方丈，閉却門。(雪竇云：陳操止具一隻眼。復頌云：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鈎鰲時下一圈欒。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千巖頌云：吾家密事俗人知，月蝕盧仝便有詩。只為慎初兼護末，不知失却兩莖眉。)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宋駙馬李遵勗(嗣法谷隱聰)

李遵勗存公，武舉進士。大中祥符間，真宗召對便殿，尚萬壽公主。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公探索宗要，無間寒暑。謁谷隱，問出家事。谷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于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宗門武庫云：李公得心要於石門聰禪師，嘗作二句偈寄發運朱正辭。時許式為淮南漕，朱以李頌示許，請賡之。朱曰：雨催樵子還家。許曰：風送漁舟到岸。又請浮山遠禪師和之。浮山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鑪再煆。鉏麑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落秋江，風送蘆花兩岸。諸公見，大敬之。李後復續末二句，今所傳惟李一頌而已。)
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麈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上座曰：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聵。上座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為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上座曰：普化出僧堂。慈明在楊大年所，大年朝中見公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公曰：

我以拘文不能就謁，柰何？大年歸語慈明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慈明於是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慈明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刻白字，當道種青松。慈明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慈明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慈明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慈明曰：野干鳴。公又喝。慈明曰：恰是。公大笑。慈明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慈明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慈明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慈明曰：專為流通。公又喝。慈明曰：瞎。公曰：好去。慈明應喏喏。及還唐，明公遣兩僧訊之。慈明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榔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寶元戊寅，公遣使邀慈明曰：海內法友，惟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慈明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凉風便，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公相會月餘，而公果沒。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時慈明來視，公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慈明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臨行一句作麼生。慈明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慈明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二廟尤留神。空宗聞公化，與慈明問答，嘉嘆久之。慈明哭之慟，臨壙乃別。

宋侍郎文公楊億(嗣法廣慧璉)

侍郎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壯負才名，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者，且笑之，彼誦自若。公竊疑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憮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維，勉令參問。迨三十時，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廣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廣慧曰：君子可人。公應喏喏。廣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廣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虫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廣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廣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跳-兆+孛]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

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裡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公又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廣慧曰：敲磚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廣慧曰：更道也不及。又問：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然南閻浮提眾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廣慧曰：幡竿尖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廣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答，廣慧一一答回。詳在洞山聰禪師語要中。

慈明依唐明嵩禪師，嵩謂慈明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慈明乃往見大年，公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慈明曰：近奉山門請。公曰：真箇脫空。慈明曰：前月離唐明。公曰：適來悔相問。慈明曰：作家。公便喝，慈明曰：却是。公復喝，慈明以手劃一劃，公吐舌曰：真是龍象。慈明曰：是何言歟？公喚客司點茶，元來是屋裡人。慈明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慈明曰：切。公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慈明曰：誰得似內翰？公曰：作家，作家。慈明曰：放你二十棒。公拊膝曰：這裡是甚麼所在？慈明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慈明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公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慈明曰：水上挂燈毬。公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慈明曰：內翰疑則別參。公曰：三脚蝦蟆跳上天。慈明曰：一任[跳-兆+孛]跳。公乃舘于齋中，日夕質疑，恨見之晚。久之，慈明辭還河東，公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慈明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公曰：却不相當。慈明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公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慈明曰：知。公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句？慈明曰：重疊關山路。公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慈明噓一聲，公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慈明曰：放去又收來。公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慈明曰：有甚麼了期？公笑。嘗問鹿門昭山主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昭曰：君子坦蕩蕩。又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都尉曰：擔折知柴重。又與都尉、唐明、廣慧、汾陽問答次，都尉曰：彌陀演化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慈明曰：仙人無婦，玉女無夫。公曰：尼剃頭不復生子。慈明曰：陜府鋌牛能哮吼，嘉州大象念摩訶。都尉曰：側跳上山巔。慈明曰：騎牛不著靴。(元叟端云：大小唐明，墻壍不堅，扃鐍不固，致令他俗人有入室操戈之舉。是你諸人且作麼生會？擊拂子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廣慧曰：進象倒戈。汾陽曰：端身裂面破。問：玄沙不出嶺，保福不渡河。善財參知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峰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這六箇漢，為復野干鳴？為復師子吼？速道，速道！慈明曰：水急魚行澁，峰高鳥不棲。公曰：泗州大聖。慈明曰：土上加泥更一重。都尉曰：舌上覆金錢。明曰：半夜款樂動，誰人得知音？慧曰：歌謠滿路人皆望。汾陽曰：看壁畫人咲。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并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慈明曰：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公曰：清凉山裡萬菩薩。慈明曰：維摩會中諸聖集。都尉曰：背負乾薪遭野火。慈明曰：口是禍門。廣慧曰：藏頭白，海頭黑。汾陽曰：告天手捺地噓噓。問：忉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銕牛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慈明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公曰：狸奴白牯却知有。慈明曰：淹殺家頭蒿。都尉曰：月裡煲油鐺。慈明曰：石人腰帶。廣慧曰：陳蒲鞋，周金剛。汾陽曰：直裰又縫胡釘鉸。問：一切諸佛盡在裡許，動即喪身失命，覷著兩頭俱瞎。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裡坐地。有不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慈明曰：百雜碎。公曰：平生不妄語。慈明曰：也要道過。都尉曰：出穴兔遭罥。慈明曰：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廣慧曰：振錫下犁泥。汾陽曰：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淋。慈明復有頌曰：一言纔出徹龍庭，攪動須彌帝釋驚。三世諸佛齊坐了，杖頭傀儡弄雙睛。公答曰：今年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嘗。貯藥胡盧拖鼠味，穴門小窄轉難藏。五臺山裡有文殊，羅漢天台洞內居。為問子湖一隻狗，何如普化一頭驢？再答曰：蜘蛛網中坐，虫兒不敢過。昨夜三尺雪，百鳥盡遭饑。果熟樹低垂，鵝肥甑箄破。借問末山尼，何如劉銕磨？慈明又作宗本頌：左顧右覷，黃昏莽鹵。展手回來，早是彰露。且道作麼生是彰露底句？公曰：正殺人時[奴/目]出頭。慈明曰：兩脚捎空手叉胷。都尉曰：左鬢右髮隱文章。慈明曰：維摩一默，文殊贊善。若遇老僧在彼，各與三十棒。且道這二老漢過在甚麼處？公曰：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慈明曰：迦葉不擎拳，阿難不合掌。都尉曰：似犢牛兒未用角時。慈明曰：忙屈拳打令。又曰：教有明文，佛身充滿于法界。老僧今日充滿于法界，侍郎即今在甚麼處？公曰：布裙一截泥，努出膝葐子。慈明曰：寬口布袴三尺杖。都尉曰：河水一擔直三文。慈明曰：只見鼻頭寬，不見頂後濕。葐庶幾龍象蹴踏，信非驢所堪矣。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為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眙之曰：

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槌胷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都尉見，遂曰：泰山廟裡賣紙錢。都尉即至，公已逝矣。公修景德傳燈錄，入大藏，流通於世。

宋侍郎楊傑(嗣法天衣懷)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也。宋元祐中為侍郎，自號無為子。公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游。天衣每引龐居士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聞鷄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遂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天衣，天衣稱善。時海印信禪師見之，亦有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其亙相提唱爾耳。公又問本嵩律師以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本嵩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虵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公肯之。比提刑日與果昌覺禪師同遊山次，公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為甚麼咬不碎？果昌曰：祇為太硬。公曰：猶涉繁詞。果昌曰：未審提刑作麼生？公曰：硬。果昌曰：也是。第二月，公為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果昌曰：一回相見一回新。公領之而已。投子聰禪師嘗被人殺，監寺更押聰繫獄。時公按行入州界，夢神人云：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紲。公即訪吏，以聰事告，公遽立釋之。其贊投子青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鷄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復贊五祖曰：人孰無父，祖獨有母。其母為誰？周氏季女。濁港滔滔入大江，門前依舊長安路。及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芙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芙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芙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生無可戀，死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便奄然而終。公有輔道集，蘇軾為序，傳於代。

宋簽判劉經臣(嗣法智海逸)

劉經臣，字興朝，為簽判。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始醉心祖道。後抵京師，謁慧林沖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官，辭韶山。韶山囑曰：公

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向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成失心之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智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爾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智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意旨如何？公不能對。疑甚，歸就寢熟睡。至五更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洞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悉以所得告智海為證據。智海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智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幻寄云：簽判不能于千峰寒色瞥地，遂帶累波羅提尊者入無尾巴猢孫隊中，輪轉流浪。悲夫！)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源也。此儒者之語，道為最邇者。柰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楊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槌；或持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于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宋清獻公趙抃(嗣法蔣山泉)

趙抃，字悅道，衢州西安人，號知非子，官至參政。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初從蔣山法泉禪師游，微有省。又從大名天鉢寺重元禪師問心要，師曰：公立朝論政，崇化明倫，奚暇刻意於此？公曰：聞別傳之旨，人人本有之事，豈抃不能？願究明之。師乃令看狗子無佛性話。會佛慧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辭。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澄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剎剎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佛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元豐初，年七十二，以太子少保告老，退居三衢，與山僧野老往來無間，名所居為高齋，以詩自見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雲水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又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公一日徧辭親友，其子屻問後事，公厲聲叱之，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少頃，語如平時，忽趺坐而化，年七十七。佛慧以偈贊曰：仕也邦為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氷壺徹底清。春風瀲水路，孤月照雲明。

宋丞相張商英(嗣法兜率悅)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蜀人也。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洒掃。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覩梵夾莊嚴甚，乃怫然曰：吾孔聖書不及胡人教耶？夜坐書室，馮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止。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何書？云：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語亦能爾乎？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繇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因提刑至汾，謁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接引，覺而閱其語，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曰：大德正閙在，且去。國師去，祖喚曰：大德！國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公乃有省，作偈曰：是甚麼？是甚麼？羅睺殿前燈是火。不是阿祖喚回，洎被善財覷破。毗嵐風急九天高，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為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與己合，乃印可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

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為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氈？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箚。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首座曰：今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閑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叩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賍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悅又設三問問學者。一曰：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即今性在什麼處？公頌曰：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晳，從來孝子諱爺名。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公頌曰：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下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閻老等閑知。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什麼處去？公頌曰：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葢得悅爐韛為多。公嘗問覺範洪禪師：汾陽臨濟五世嫡孫也。今其法派皆謂三玄三要一期建立語，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常，即是祖意。是否？慈明接人亦多舉汾陽十智同真話，願遂聞其說。覺範曰：十智同真，與三玄三要同一關棙。諸方祇愛平實見解，不信有悟門。使汾陽再生，親為剖析，亦以為非矣。公嗟咨久之，曰：然乃其旨趣，豈無方便？覺範答偈曰：十智同真面目全，

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劈破三玄作兩邊。公又問臨濟四種賓主法門，覺範答文長不載。公尤喜接引尊宿，曾薦浩布裩知大陽院事。未幾，復請浩住玉泉。開堂日，眾官畢集，浩顧視大眾曰：君不見？又曰：君不見？公操蜀音曰：和尚見。浩應聲曰：但得相公見便了。即下座。公又訪璣道者於洪之翠巖，璣門迎。公問：如何是翠巖境？璣答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遶松杉。公握璣手曰：聞道者名素矣，何能作此祇對？璣曰：適然耳。公微笑，仍哦曰：野僧迎客下烟嵐，試問如何是翠巖？後便以前二句足之，林下相傳為盛事。先是，公在慧林，一僧談禪，不肯諸方。公問蜆子答祖師西來意，乃曰：神前酒臺槃，意旨如何？其僧張目直視曰：神前酒臺槃。公戲之曰：廟中是夕有燈則已，不然，蜆子佛法遂為虛施。其入游戲三昧，又皆此類。政和間，公被謫渚宮，會峨眉中峰民師特過訪之，議論教乘，公極嘆賞。聞民充夾山座元，公致書佛果勤禪師曰：民座主捨義學，開宗眼，如波斯珍寶滿船，遇風到岸矣。勤亦喜，出峽南游，順流下荊門。當是時，公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勤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市市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勤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勤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為之愠。勤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勤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勤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斯論！夫豈易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初，泐潭準禪師示滅也，大慧求塔銘于公。相見次，公問：上人祇麼著草鞾遠來？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公曰：年多少？曰：二十八。公曰：水牯牛年多少？曰：兩箇。公曰：什麼處學得遮虛頭來？曰：今日親見相公。公咲曰：且坐喫茶。纔坐，復問：遠來有何事？大慧趨前曰：準和尚示寂，荼毗，目睛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無數。山中耆舊皆欲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特特遠來。公曰：有一問，上人若道得即做，若道不得，與錢五貫畏足，歸兜率參禪去。曰：請相公問。公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曰：是。公曰：我不問者箇眼睛。曰：問什麼眼睛？公曰：問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公曰：老夫

為他點出光明，令照天照地去也。公又問：爾師準，吾知之久矣。爾不遠辛苦而來，於準亦有得乎？大慧曰：若有得，則不來見大丞相也。公曰：咄！者掠虛漢。異日，語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遣書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胸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為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為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且述偈曰：馬師喝下立宗風，嗟我三人見處同。海上六鰲吞餌去，栖蘆誰更問漁翁？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更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銕牛入海無消息。言訖，俄取枕擲門窓上，聲如雷震。眾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護法論行於世。(公見雲巖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尿屁？甚為擊節。公一日問大慧：佛具正徧知，亦有漏處。吾儒尚云：西方有聖人。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何故略不及之？大慧曰：佛且以梵王、帝釋為凡夫，即餘可知矣。公曰：何以知之？大慧曰：吾教備言佛出世時，則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公大擊節，以為高論。張文定謂王荊公曰：孔、孟後豈無人？惟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故獨鍾于馬祖諸老耳。公曰：達者之言也。公注海眼經，其說八成就如是我聞一時云：事無不是之謂如，理無不如之謂是，三界獨尊之謂我，心洞十方之謂聞，多之所宗之謂一，一之所起之謂時。大慧云：自來無人如此說。)

宋侍郎李彌遜(嗣法圓悟勤)

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二十八歲為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菴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宋給事馮楫(嗣法龍門遠)

馮楫，字濟川，蜀遂寧人。官給事，號不動居士。自壯扣諸名宿，雖在仕塗，不忘學佛。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聲！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大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關？大慧曰：盡大地是個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大慧掌之。公曰：是我招得。(後白楊順和尚聞之，代公擎起掌云：念你作新長老。又代大慧提起袈裟云：幾多人要不能得在。)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大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石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藥山罔措。石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藥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馬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大悟。大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大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嗟咧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嗟咧娑婆訶。大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大慧又舉似尼妙總。妙總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大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妙總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大慧休去，以語公。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會得。且如何會？妙總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公大驚。烏龍長老訪公說話次，公問：昔有官人，問泗州大聖曰：師何姓？大聖曰：姓何。曰：住何國？大聖曰：住何國。此意如何？烏龍曰：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乃隨緣化度耳。公咲曰：大聖決定姓何，住何國？如是往返數次。後致書於大慧，乞斷此公案。大慧曰：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濟川，不合道大聖決定姓何。若是烏龍長老，教自領出去。其論遂定。大慧一日過明月庵，見壁間畫髑髏。公因有頌曰：屍在這裡，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居皮袋。大慧不肯，別作頌曰：即此形骸，便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公益歎服。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紹興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告終。至日，令後廳

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具衣冠，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書畢，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屢以己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宋侍郎張九成(嗣法徑山杲)

張九成，字子韶，杭州鹽官人，號無垢居士。歷官禮部侍郎。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儒皆由禪學而至，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請問入道之要。楚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之話，令時時提撕，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曰：為甚某無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舘。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纔見乃展手，公便喝，惟尚批公頰，公趨前，惟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馬祖陞堂，眾纔集，百丈出卷席，祖便下座)，敘語未終，公推倒卓子，惟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惟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惟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惟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惟尚於東庵。惟尚曰：浮山圓鑑曰：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惟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大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大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大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大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大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大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

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陜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大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艱，過徑山飯僧。秉鈞者詆大慧，議及朝政，遂竄大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大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隨舅氏自嶺下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叩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以問。大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大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大慧於育王。越明年大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公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大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黃龍嘗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示此三問，莫有契旨，叢林謂之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黏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為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為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氷。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

宋知府葛郯(嗣法靈隱遠)

葛郯，字謙問，官知府。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菴全禪師問道，無菴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有何方便，使郯得入？無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劒池，公因從游，乃舉無菴所示語，請為眾普說。佛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爐然頓悟。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菴肯

之，即遣書呈佛海。佛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遂復至虎丘，佛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佛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公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菴禮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月，感微疾，索筆大書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死如晝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宋放牛居士余公(嗣法無門開)

放牛居士余公，杭州人，自幼遍參諸方。宋淳祐間，參無門開公佛眼禪師。凡開口，被無門劈面截住，連道：不是，不是。居士退而思曰：許多年下工夫，豈無懽喜處？也曾零零碎碎悟來，終不伏無門道：不是，不是。及見臭菴，遂扣之曰：吾師得無門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臭菴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祇得兩箇字。居士問曰：兩字如何說？臭菴曰：不是，不是。居士遂徹悟，乃曰：今日始知無門老人為人處，一點惡水不曾輕洒著人。因述是非關行於世，嘗曰：大聰明人纔聞此事，便將心意識領解，所以認影為真、執空求實，無有悟處。臘月三十日眼光欲落時，向閻羅老子道：待我澄心攝念，却來與你去。斷不可也，須是急參急悟始得。又曰：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是法平等，不離本心，十方三界、六道四生、萬別千差，皆歸當念。看經食素、布施消災，不隔纖毫，臨官治政、事主奉親，有何不可？若乃妄談般若、說法安身，誑惑人天、隨業受報，色身與法身無異、我性與佛性一同，但要識得本心，便可出離生死、把攬放船。不是，不是。臭菴讚曰：放牛居士述是非關，大似醉漢罵街，孰敢嬰其銳？惟眼裏聞聲者，識是醒時語。

先覺宗乘卷二

雙髻釋頓讓訂閱

先覺宗乘卷三

徑山語風老人　圓信　較定

無地地主人　郭凝之　彙編

唐侍郎白居易（嗣法佛光滿）

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四年，因興善寬禪師至闕下，公問曰：禪師何以說法？寬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公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寬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公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寬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公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寬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為心要云爾。十五年，公牧杭州，入秦望山，訪鳥窠和尚。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鳥窠曰：太守危險尤甚。公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鳥窠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鳥窠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公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鳥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公作禮而退。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狥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鈎深索隱，通幽洞微。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為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為賓客，分司東都，罄己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為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唐刺史李翺（嗣法藥山儼）

李翺，字習之，趙郡人。刺史鼎州時，慕藥山惟儼禪師道風，屢請不赴。乃躬謁之，藥山執經不顧。公遂拂袖行曰：見面不如聞名。藥山却呼：太守！公應諾。藥山曰：何得貴耳賤目？公謝之。乃問：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公曰：不會。藥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公欣然，乃呈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

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又問：如何是戒定慧？藥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公莫測玄旨。藥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張無盡頌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風霜苦，說甚深深海底行。)公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公問藥山：何姓？曰：正是時。公不悉，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院主曰：恁麼則姓韓也。藥山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一夕，師登山，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聲落澧陽九十里許。公聞之，復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公嘗問龍潭信禪師曰：如何是真如般若？龍潭曰：我無真如般若。公曰：幸遇和尚。龍潭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公一日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公曰：總過這邊。公却問西堂藏：馬大師有甚麼言教？藏呼：李翺。公應喏。藏曰：鼓角動也。有一僧乞置塔，公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却問鷲湖義禪師，義曰：他得大闡提

唐張拙(嗣法石霜諸)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石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石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張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雲門云：墮話也。妙喜云：驢揀濕處尿。)

唐相國陸希聲(謁仰山寂)

陸希聲，蘇州吳人。昭宗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欲謁仰山慧寂禪師，先作此〇相封呈。仰山開封，於相下書曰：不思而得，落第二頭；思而得之，落第三首。遂封回。公見，遂入山。仰山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仰山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仰山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仰山曰：不持戒。還坐禪否？仰山曰：不坐禪。公良久，仰山曰：會麼？曰：不會。仰山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碗，意在鑊

頭邊。仰山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仰山竪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仰山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公便起去。(法燈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為甚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

唐太傅王延彬(嗣法長慶稜)

太傅王延彬居士請長慶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長慶曰：還聞麼？公設拜，長慶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殿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殿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殿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云：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云：歸依佛法僧，百丈恒作覆鉢勢。雲門云：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一日公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長慶謂太傅曰：雪峰豎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曰：是甚麼心行？長慶曰：洎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為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榧。朗曰：上座作麼生？明招曰：非人得其便。(雪竇顯云：當時但踏倒茶爐。復頌云：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牙爪開，呈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

唐真人呂巖(嗣法黃龍機)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兆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黃龍擊鼓陞堂，黃龍見，知是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黃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黃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飛劒脅之，劒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黃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別紀：呂真人遇黃龍禪師陞座，師曰：會中有竊法者。巖出曰：雲水道人。師曰：雲盡水乾時如何？

巖無對。師代云：黃龍出現。)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遠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宋丞相王隨(嗣法首山念)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也。居嘗慕裴休之為人，謁首山念禪師，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公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往候興教小壽禪師。至湖上，去騶從，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毳衣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公曰：隨姓王。即拜之。壽推蒲團，藉地而坐，語笑終日而去。他日，公復至寺，眾橫撞大鐘，萬指出迎，而壽前趨，立於松下。公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為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即得，奈知事瞋何？公與楊大年皆號參禪，有得者。大年編次傳燈錄三十卷，公刪去其繁，為十五卷，曰玉英集。公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宋夏竦(嗣法谷隱聰)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皇祐中，參知政事。公於谷隱聰禪師因語契機，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溥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溥却問：百骸潰散時，那個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溥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答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空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溥曰：也是弄精魂。

宋節使李端愿(嗣法金山穎)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達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達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據-豕+旦]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達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

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達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達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達觀起揕其胸曰：祇在這裡，更擬思量個甚麼？公曰：會得也。達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宋太傅高世則(嗣法芙蓉楷)

太傅高世則，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楷禪師，求指心要。芙蓉令去其所重，扣己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宋太守許式(嗣法洞山聰)

許式，洪州太守。參洞山聰禪師，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泐潭問曰：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蚤。泐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泐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蚤晚回山？泐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上藍便喝。泐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公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曰：四十七夏。公曰：聖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公拍板頭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附記：許式漕西蜀時，謁廣慧璉，適接見於佛前。公曰：先拜佛，先拜長老？廣慧曰：蝦蟇吞大蟲。公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廣慧曰：運使話墮。公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廣慧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

宋修撰曾會(嗣法雪竇顯)

曾會，字宗元，官翰林學士。公幼與明覺顯禪師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旦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明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明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恁麼去也。明覺曰：清長老放過一著，學士

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襍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明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宋丞相富弼(嗣法投子顒)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初於宗門未有所趣，趙清獻公扑勉之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賀也。公自清獻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顒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顒為眾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顒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顒師號。顒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宋衛州王大夫(嗣法元豐滿)

衛州王大夫，逸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元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茆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採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宋太史黃庭堅(嗣法黃龍心)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豔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晦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晦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山行次，時巖桂盛放，晦堂曰：聞木樨花香麼？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晦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時公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晦堂曰：漳州。權遂同晦堂往見。權方督役開田，公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權曰：

是男是女？公擬議，權揮之。晦堂謂曰：不得無禮。權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公大笑。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眾入室。死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死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于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常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葢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却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窣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

宋觀文王韶(嗣法黃龍心)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禪師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榻地恰團圓。晦堂深肯之。

宋秘書吳恂(嗣法黃龍心)

吳恂，字德夫，官至秘書，居晦堂。入室次，晦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晦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呈以偈曰：咄！這多知俗漢，齩盡古今公案。忽於狼籍堆頭，拾得蜣螂糞彈。明明不值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為走盤難看。咦！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覺範林間錄云：有居士吳敦夫，才敏，銳意學道。自以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竊疑之曰：彼化之異固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晦堂老人。晦堂曰：汝今衣順垂于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晦堂笑曰：此既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敦夫言下了解，故其一時應機之辯，如雷如霆，開警昏墊者多矣。)

宋內翰蘇軾(嗣法東林總)

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示人？(天竺悟法師謁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曰：也不易到此田

地。此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此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為說破。此庵曰：却祇從這裡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鍾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此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又曰：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未幾，抵荊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玉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玉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楚石琦云：玉泉是作家宗匠，東坡是當世大儒。驀剳相逢，發揮此道，盡謂東坡休去，秤尾無星。殊不知八兩半斤，總在自家手裏。雖然如是，也扶起玉泉。只如他道：這一喝重多少？多少人道不得。直饒道得，更與一喝。)公謫黃州，佛印住廬山，歸宗為方外交。及佛印移住金山，公獲釋知杭州。過金山，值佛印入室，公竟造之。佛印曰：此無坐處。公曰：暫借和尚四大作禪床。佛印曰：有一轉語，若答得，當如所請；若擬議，即留所繫玉帶。公即置帶几上。佛印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佛印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鎮山門。公過金山時，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宋參政蘇轍(嗣法上藍順)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榷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以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宋寺丞戴道純(嗣法黃龍清)

戴道純，字孚中，官寺丞，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宋文定胡安國(嗣法上封秀)

文定公胡安國，字康侯，別號草庵居士。久依上封秀禪師，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云：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宋左丞范沖(嗣法圓通旻)

范沖，字謙叔，一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謁圓通旻禪師曰：某行將老矣，宿世作何行業，今生墮在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圓通呼內翰，公應諾。圓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圓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圓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宋樞密吳居厚(嗣法圓通旻)

吳居厚官樞密，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到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圓通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圓通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圓通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圓通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圓通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宋諫議彭汝霖(嗣法圓通旻)

彭汝霖官諫議，手寫觀音經施圓通，圓通拈起曰：這個是觀音經，那個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圓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圓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分。圓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圓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嗄。圓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宋中丞盧航(嗣法圓通旻)

盧航官至中丞，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圓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圓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宋左司都貺(嗣法圓通旻)

都貶官左司，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圓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圓通曰：驀直去。公沈吟，圓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圓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圓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圓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圓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宋比部孫居士(嗣法楊岐會)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楊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楊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楊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宋提刑郭祥正(嗣法白雲端)

郭祥正，字功甫，當塗人，號淨空居士。官至殿中丞。棄去，隱於青山。嘗絕江謁舒州白雲端禪師。師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個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頌之，忽有省，以書報白雲。白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兔趕他不著。一日，白雲問曰：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拱手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溈無異此也。乃贈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眾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嘲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眾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黃梅，東山請演禪師說法，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頂相，與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

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眾！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彷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爇，楊岐頂[寧*頁]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眾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蚤，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眾曰：此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佛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佛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佛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佛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江州歸宗可宣禪師，與郭功甫善。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為禮〔 捃〕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白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白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白雲曰：以何為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白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白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宋郡王趙令衿(嗣法昭覺勤)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太祖五世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游公堂間，為摩詰丈室。適圓悟禪師奉旨來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錘，圓悟不少假。公固請，圓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大慧聞至□，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大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大慧起，擱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大慧[打-丁+於]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宋樞密徐俯(嗣法昭覺勤)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號東湖居士。建炎中，累官僉書樞密院事。每侍先龍圖謁法昌、靈源二禪師，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

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至孝址說法。靈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去也？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靈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靈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靈源大笑。靖康初，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圓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圓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圓悟賴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圓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宋尚書莫將(嗣法大隨靜)

莫將，字少虛，豫章人，官至尚書。因宦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南堂令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蚨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兒笑點頭。(語風信頌云：摸得黃金特地愁，支離縱好漫風流。當時若作今時用，截斷尚書臭鼻頭。)

宋龍圖王蕭(嗣法大隨靜)

王蕭，字觀復，官為龍圖。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南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南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南堂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宋參政李邴(嗣法徑山杲)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拜參知政事。公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為邪禪，疑怒相半。及見大慧示眾，舉趙州庭柏垂語曰：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州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天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邴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

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宿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邡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味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葢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宋寶學劉彥修(嗣法徑山杲)

劉彥修，字子羽，官為寶學，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大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宋提刑吳偉明(嗣法徑山杲)

吳偉明，字元昭，官提刑。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眾入室。大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大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大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大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大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宋門司黃彥節(嗣法徑山杲)

門司黃彥節，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大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首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臘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馨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宋參政錢端禮(嗣法護國元)

錢端禮，字處和，號松窻，任至參政。參護國元禪師，發明己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示微疾，請簡堂機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蓋為地水風火，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自己。從上諸聖，去住自由。今吾如是，豈不快哉。置筆顧簡堂曰：坐去好，臥去好。簡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宋內翰曾開(嗣法靈隱遠)

曾開，字天游，官至禮部侍郎。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年矣。紹聖辛未，佛海遠禪師住三衢，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佛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為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佛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佛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佛海震聲便喝。公擬對，佛海曰：開口底不是。公惘然。佛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這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道如何，拈起拂子驀口截。佛海曰：也祇得一橛。(公又致書大慧曰：某自幼年，發心參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後，即為婚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所聞，常自愧嘆。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居無事。正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逃，良可愍也。至扣大慧答書曰：既為士人，科舉婚宦，聖賢亦不能免。但時時於靜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着兩則語。但從脚下着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怖畏，即障道矣。)

宋待制潘良貴(嗣法佛燈珣)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金華人。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眾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良貴祇欲死去時如何？佛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貓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佛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

宋侍郎李浩(嗣法天童華)

侍郎李浩，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遊舊國，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堪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應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舖，家存甘贊妻。夜眠還蚤起，誰悟復誰迷？應庵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襉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宋吳十三道人(嗣法開善謙)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啟悟，占偈呈開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開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先覺宗乘卷三

雙髻釋頓讓訂閱

先覺宗乘卷四

徑山語風老人　圓信　較定

無地地主人　郭凝之　彙編

楊衒之

北魏楊衒之為期城太守，早慕佛乘。達磨至魏，住禹門千聖寺。衒之問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願師慈悲，開示宗旨。達磨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悲喜交并，曰：惟願久住世間，化導羣有。

宋雲

宋雲，北魏使者。胡太后使同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經行四千里，至赤嶺，始出魏境。又西行再期，至乾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過[葸-十+夕]嶺，見達磨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時達磨先已死，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

向居士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磵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趨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眾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塗，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便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禮覲，密承印記。

崔趙公

崔趙公逸其名，問國一欽禪師曰：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國一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公於是有省。

楊光庭

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司空山採常春藤，因造本淨禪師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淨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淨曰：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淨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淨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淨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

杜鴻漸

杜鴻漸，字子巽，濮州濮陽人。家世奉佛，為靈武定策功臣。後以宰相鎮撫益州，遣使詣白崖山，請無住禪師入城問法曰：弟子聞和尚說無憶、無念、無妄三句法門，未審是一是三？無住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一心不生，即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無住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於時庭樹鵲鳴，無住問：相公聞否？曰：聞。鵲去又問：今聞否？曰：鵲去無聲，云何言聞？無住曰：聞與不聞，非關聞性。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即免聲塵之所流轉。乃至色、香、味、觸，亦復如之。公喜躍稱善。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無住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無住曰：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無住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

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無住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無為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繇是益棲心禪悅，自蜀還食千僧。大曆四年，辭宰相，臨終沐浴，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鬚髮，別眾而逝。遺命依浮屠法，焚軀為塔以葬，不為封樹。

鄴侯李泌

鄴侯李泌微時，在衡岳寺中讀書，聞懶殘禪師中宵梵唱，響徹山林。一夕，公潛往，道名瞻拜。殘大詬曰：是將賊我！公拜益恭。殘撥牛糞，火中出一芋，以半授公啗之。公捧食再拜，謝殘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張濆行者

南陽張濆行者問於忠國師曰：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國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

魚軍容

魚軍容問於忠國師曰：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國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軍容無語。(密雲悟，代云：不問那知？)

李渤

李渤，字濬之，為江州刺史日，嘗問歸宗常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歸宗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公曰：然。歸宗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公有省。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歸宗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歸宗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歸宗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

崔羣

相國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被讒，出為湖南觀察使。至任，即訪東寺如會禪師，問曰：師以何得？東寺曰：見性得。東寺方病眼，公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東寺曰：見性非眼，病眼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東寺曰：有。公曰：為甚麼向佛頭上放糞？東寺曰：是伊為甚麼不向鷂子頭上放？

于頔

于頔，字允元，代人。憲宗朝，拜司空同平章事。初為襄州刺史，與居士龐道玄相得甚驩。一日，詣居士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公嘗問紫玉道通禪師：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紫玉曰：于頔這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公失色。紫玉乃指曰：祇這便是漂墮羅剎鬼國也。公又問：如何是佛？紫玉喚相公，公應諾。紫玉曰：更莫別求。(天奇云：一呼一諾，賓主分明，因甚麼卻墮羅剎鬼國？皆因逐語隨言，拋真棄覺，被這黑風扇鼓，萬劫漂沈，焉得不為客作賤人？竪起拂子，云：若向這裏會得，頓出無明業海，免宿門前草萊。)藥山聞之，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藥山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藥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藥山召于頔，公應諾。藥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招慶共羅山舉次，招慶云：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大師也不得草草，當時賴遇于相公，可中草窠裏若撥着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招慶云：作麼生？羅山云：還知于相是鍛了金麼？)

韓愈

韓愈，字退之，貶潮州。後訪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問曰：師春秋多少？大顛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大顛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首座扣齒三下。及見大顛，理前問，大顛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大顛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大顛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首座曰：是。大顛便打，趁出院。(語風信拈云：大顛和尚，賊過後張弓，活埋他俗人。雖然如是，秖救得一半。頌云：夜深賊被狗子咬，墻洞慌忙補得好。補不好，長安幾個知天曉。)公一日又問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大顛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大顛曰：作麼？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

燕王

燕王至觀音院，訪趙州從諗禪師，師乃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師曰：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燕王唯然。

王鎔

王鎔帥真定，自稱趙王。嘗入東院訪趙州諗禪師，趙州不起，以手拍膝曰：會麼？鎔曰：不會。趙州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鎔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趙州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為甚麼却下禪牀？趙州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趙州曰：萬福大王。侍者曰：未到在。趙州曰：又道來也。鎔問曰：和尚尊年有幾箇齒在？趙州曰：祇有一箇。鎔曰：爭喫得物？趙州曰：雖然一箇，下下齩著。時鎔奏到命服，趙州堅讓不受。左右曰：大王為禪師佛法故，堅請師著此衣。趙州曰：老僧為佛法故，所以不著此衣。後寄拂子與鎔曰：若問何處得來，便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鎔讚師像曰：碧溪之月，清鏡中頭。我師我化，天下趙州。

馬大夫

馬大夫問趙州曰：和尚還修行也無？趙州曰：老僧若修行即禍事。大夫曰：和尚即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趙州曰：大夫是修行底人。曰：某甲何名修行？趙州曰：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無有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周員外

趙州問周員外：你還夢見臨濟也無？員外竪起拳。趙州曰：那邊見。員外曰：這邊見。趙州曰：什麼處見臨濟？員外無對。趙州又問員外：什麼處來？曰：非來非去。趙州曰：不是老鴉飛來飛去。

劉相公

劉相公入東院，見趙州掃地，問曰：大善知識，為甚麼却掃塵？趙州曰：從外來。

竺尚書

竺尚書問於長沙岑曰：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長沙曰：莫妄想。曰：爭奈動何？長沙曰：會即風火未散。尚書無對。(又皓月供奉問師：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復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眾色，悟時剎境是真心。法界二塵為實相，分明達此是知音。)又謁長沙，長沙召尚書，尚書應諾。長沙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長沙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妙喜曰：即今祇對者既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曰：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李軍容

李軍容具公裳入溈山參靈祐禪師，值師泥壁次，李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溈山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溈山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又別記：白侍郎至廬山謁歸宗常禪師，值歸宗泥壁次，歸宗問云：君子儒？小人儒？白云：君子儒。歸宗打泥柘一下，白遂過泥，歸宗接得便用。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麼？白云：不敢歸祭。云：祇有過泥分。)

劉侍御

劉侍御問仰山禪師：了心之旨，可得聞乎？仰山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

朱行軍

朱行軍於洛京南禪設齋，入僧堂，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際上座面前，上座便問：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上座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惡發即不得。上座便喝。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上座又喝。行軍便休。齋退，入客司，請適來下喝僧來。上座至，便共行軍言論，竝不顧諸

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劒。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

溫造

溫造，字簡輿，并州祈人。官禮部尚書。嘗問於圭峰密禪師曰：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圭峰曰：一切眾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嘗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閒。如水作氷，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但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難以卒除，須常覺察。但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愛惡之念既泯，即不受分段之身。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名為佛矣。圭峰先有八句偈，顯示此意。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圭峰向公誦之，公奉命解釋。

史山人

史山人者，逸其名，為十問。問圭峰禪師。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為復必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為當悟心即了？為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氷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真，資法力而修習。氷消則水流潤，方呈溉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眾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眾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

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眾生，且眾生即非眾生，何故更勞度脫？答：眾生若是實，度之則為勞。既自云即非眾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為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為度脫眾生。眾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每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眾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槩論當代為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為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次第為說。答：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為佛心，見本性為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為法味。住著於法，斯為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為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

宋齊丘

慧覺禪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慧覺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慧覺曰：著不得底聱？宋無對。

王審知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人。梁封閩王。王嘗延雪峰存、玄沙備二禪師入府，求示心法。乃曰：大王志心聽取，幻化空身，是大王法身；知見覺了，是大王自性。觀心無心，從妄想起。我心自空，即悟實相。已知本性，則一時放下，不得別生絲毫許也。王禮二師曰：吉生慶幸，得逢指示。王問玄沙曰：此一真心，本無生滅。今

此一身，從何而有？玄沙曰：此本源真性，徧周法界。為妄想故，而一點識性，從父母妄緣而生，受千般苦，身有輪迴。大王既知覺了，不落惡趣。但請大王頻省妄想，歸真合道。王作禮喜受。

王延鈞

王延鈞，審知次子，素奉佛法，度僧一萬人，由是閩中多僧。嘗請羅山和尚開堂說法，陞座斂衣，左右顧視，便下座。王近前執羅山手曰：靈山一會，何異今日？羅山曰：將謂你是個俗漢。又請夢筆和尚齋，問曰：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夢筆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曰：不是夢筆家風。

陳尚書

雲門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雲門曰：曾問幾人來？尚書曰：即今問上座。雲門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尚書曰：黃卷赤軸。雲門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尚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雲門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語。雲門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尚書曰：是。雲門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尚書無語。雲門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尚書禮拜曰：某甲罪過。

韋監軍

韋監軍來謁玄沙，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玄沙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玄沙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慚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若撿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玄沙一日與韋監軍喫菓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玄沙拈起菓子曰：喫。韋喫菓子了，再問。玄沙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

陳尚書

陳尚書問洞山价：五十二位菩薩中，為甚麼不見妙覺？洞山曰：尚書親見妙覺。

節度使成汭

荊南節度使成汭入山設供，問雲居膺禪師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雲居召尚書，尚書應諾。雲居曰：會麼？尚書曰：不會。雲居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劉禹端

劉禹端問雲居膺禪師曰：雨從何來？雲居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公：雨從何來？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

張覇遷

信士張覇遷問疎山匡仁禪師曰：和尚有何言句？疎山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

劉翁

青林師虔禪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洞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

鍾司徒

嶺橋安鐵胡，一日在風穴團爐內坐，有鍾司徒來見，便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安將火匙撥開火，鍾擬議，安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陶穀

給事中陶穀入東京普淨院，致禮常覺禪師，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覺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

李相公

李相公至南嶽，問福巖審承禪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李王

清凉文益禪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清凉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

宋令公

宋令公為洪州太守。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眾無語。(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馮延巳

馮延巳為江南相，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曰：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李崇矩

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圓明禪師：既是地藏，為甚麼遭賊？明曰：今日捉下也。李禮謝之。

歐陽修

歐陽修，謚文忠。聞浮山遠禪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浮山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浮山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粗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

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為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後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

呂許公

丞相呂許公謁法華志言大士，問佛法大意。法華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真。

王質

集僊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法華曰：青山影裡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法華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徐岳

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法華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法華曰：三般人會不得。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相仁宗，封荊國公。時吳山端禪師在京師，公請講禪，就大相國寺設齋。公入院焚香畢，問諸方云：佛未出世時，看甚麼經？眾無語。端曰：相公！周孔未出世時，讀甚麼書？公曰：伶俐衲僧。端又偈曰：南無觀世音，說出種種法。眾生業海深，所以難救拔。古今沉沒者，聲聲怨菩薩。時公在朝，更新庶務，故作偈云云。公平時見端偈語，稱賞之曰：有本者如是。(洪覺範曰：王文公方大拜，賀客塞門。公默坐甚久，忽題於壁間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又元宵賜宴於相國寺，觀俳優，坐客懽甚。公作偈曰：諸優戲場

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欣怨。子嘗謂同學曰：此老人通身是眼，滿渠一點也不得。)

武昌劉居士

雲居舜老夫初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居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請開疏，若不相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舜曰：黑似漆。磨後如何？舜曰：照天照地。居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舜懨懨而歸，洞山問其故，舜述前語，洞山曰：汝問我。舜理前問，洞山曰：此去漢陽不遠。進後語，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

李端愿

李端愿居士，世以佛學名。慧林宗本禪師問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既曰無為，作麼生學？李無對。

葉清臣蔣侍郎

內翰葉清臣牧金陵，迎惟正禪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為我少留一日款請話否？正諾之。翌日，遣使邀正，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為僧祇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杭守蔣侍郎亦與正為方外交，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缾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

陳瓘

陳瓘字退夫，初赴省闈，問於宗道者曰：瓘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即得。退夫竟以第三名上第，而時彥者作魁。

宋太尉陳良弼

陳良弼官太尉，請淨因、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府齋會。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史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眾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嘗聞禪宗一

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為邪說。諸禪視淨因，淨因曰：如法師所問，不足諸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淨因召善，善應諾。淨因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淨因乃震聲一喝曰：聞麼？善曰：聞。淨因曰：汝既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淨因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淨因復謂曰：非唯一喝為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道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遍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淨因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淨因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淨因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

李朝請

李朝請與甥薌林居士向子諲謁道場琳禪師，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琳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琳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好！琳曰：贓證見在。李無語。

錢象祖

錢象祖，字公相，錢塘人。相寧宗守金陵日，嘗問道於保寧無用禪師，又問道於護國此庵元禪師。此庵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公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如何？此庵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公渙然有得。公嘗於鄉州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上菴高僧寮，為談道處。自左相辭歸，益修淨業。偶得微疾，僧有問起居者，公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惟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

先覺宗乘卷四

雙髻釋頓讓訂閱

先覺宗乘卷五

徑山語風老人　圓信　較定

無地地主人　郭凝之　彙編

洪州廉使

洪州廉使，逸其名，問馬祖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馬祖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廉使有省。

俗士問天堂地獄

有一俗士問西堂智藏禪師：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

歸宗因官人來問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歸宗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

儒者問三教

有儒者忘其名，問大珠海禪師：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則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行者問即心即佛

有行者問大珠曰：即心即佛，那個是佛？大珠曰：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行者無對。大珠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疎。

丹霞逢老人與童子

丹霞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丹霞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丹霞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丹霞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

丹霞會留守

丹霞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丹霞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

百丈政路逢官人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天奇拈云：混俗和光，何妨異類橫身？絲毫不掛，那容竪拂敲床？大丈夫漢，莫覷東魯西晉，休談北狄南蠻，方見得出岫靈雲，然後却來嘲三囉四，又且何如？)

趙州與官人遊園

趙州與官人遊園次，兔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見為甚麼走？趙州曰：老僧好殺。

官人問趙州

官人問趙州：和尚還入地獄否？趙州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為甚麼入地獄？趙州曰：老僧若不入，阿誰教化汝？

官人問趙州燒木佛

官人問趙州曰：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趙州曰：官人宅內變生作熟是甚麼人？官人曰：所使。趙州曰：却是他好手。

俗官問趙州

有俗官問趙州：佛在日，一切眾生歸依佛。佛滅度後，一切眾生歸依什麼處？趙州曰：未有眾生。曰：現問次。趙州曰：更覓什麼佛？

秀才乞拄杖

有秀才見趙州手中拄杖，乃曰：佛不奪眾生願，是否？趙州曰：是。秀才曰：某甲就和尚乞取手中拄杖，得否？趙州曰：君子不奪人所好。秀才曰：某甲不是君子。趙州曰：老僧亦不是佛。

秀才問趙州

有秀才辭趙州曰：某甲在此括撓和尚多時，無可報答，待他日作一頭驢來報答和尚。趙州曰：教老僧爭得鞍？又秀才見趙州，乃讚歎曰：和尚是古佛。趙州曰：秀才是新如來。

俗士獻袈裟

有俗士獻袈裟，問曰：披與麼衣服，莫辜負古人也無？趙州拋下拂子曰：是古是今？

趙州勘行者

趙州聞行者勘僧，曰：我有十貫錢，若有人下得一轉語，即捨此錢。有人下語並不契，趙州遂往行者家，行者曰：若下得一轉語，即捨此錢。趙州戴笠子便行。(瑯琊覺云：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

秀才問長沙岑

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長沙岑禪師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長沙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長沙曰：得閑題取一篇好。(黃龍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問渠國土歸何處？贏得多才一首詩。　圓悟勤拈云：驀刀劈面，解辨者何人？劈箭當胷，承當者有幾？若能向奔流度刀、疾燄過風處，見長沙橫身為物去，不消一捏。其或隨言詮入露布，便謂問東答西，裂轉話頭。且作麼生是長沙端的處？還委悉麼？殺人刀，活人劒。　語風信拈云：可惜一座黃鶴樓，被長沙和尚埋沒殺。千佛名經裏許喚作註解，得麼？癡人面前勿得說夢。頌云：塞雁一聲睺舌冷，棲棲蘆苗月明中。荒塘踪跡無漁火，徒有秋烟拂暗風。)

普化見步使

鎮州普化和尚見馬步使出，喝道，普化亦喝道，作相撲勢，步使令人打五棒，普化曰：似即似，是即不是。

天使問睦州

有天使問睦州，三門俱開，從那門入。睦州喚尚書，天使應諾。睦州曰，從信門入。天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睦州摑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

秀才訪睦州

一秀才訪睦州，稱會二十四家書。睦州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睦州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睦州問秀才

睦州問：秀才治甚經？曰：治易。睦州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曰：不知其道。睦州曰：作麼生是道？秀才無對。睦州曰：果然不知。(妙喜云：秀才雖然無語默契睦州，只是少末後一着。徑山當時若見睦州道果然不知，但撫掌呵呵大笑，管取睦州不相虧。)

閩帥問壽山年多少

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有俗士舉手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

俗士問殺牛

有俗士問慧覺：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慧覺曰：無罪。曰：為甚麼無罪？慧覺曰：殺一個還一個。

仰山問推官

有官人訪仰山，仰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仰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仰山令眾下語，皆不契。時三聖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仰山令侍者去請下語，三聖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仰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三聖曰：再犯不容。

行者問霍山

有行者問霍山景通禪師曰：如何是佛法大意？霍山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為甚麼禮俗人？霍山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洞山行脚遇官人

洞山行脚次，有官人問曰：我要註三祖信心銘，得否？洞山曰：只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楚石琦代云：裝香着。)

官人問洞山

官人問洞山：有人修行否？洞山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

投子赴檀越齋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在京赴一檀越齋。檀越將一盤草來，師拳兩手安頭上，檀越便將齋來。後有僧問：和尚在京投齋，意旨何如？師曰：觀世音菩薩。

有官人問壽州

壽州紹宗禪師。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甚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閩王問雪峰存

閩王問雪峰義存禪師曰：擬欲葢一所佛殿去時如何？雪峰曰：何不葢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雪峰展兩手。(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閩王封柑橘至雪峰

雪峰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柬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麼名字不同？雪峰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玄沙將一張紙蓋却。

廣主請雲門開堂

廣主請雲門出世。靈樹開堂日，廣主親臨曰：弟子請益。雲門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于人。)

常侍問雲門

雲門在文德殿赴齋，有常侍問：靈樹菓子熟也未？雲門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

官人問雲門

雲門行脚時，有官人問：還有定乾坤底句麼？雲門曰：蘇嚕蘇嚕悉哩薩訶。

閩王送玄沙上船

閩王送玄沙備禪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裡。)

泉守請玄沙登樓

泉守王公請玄沙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舁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玄沙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舁梯時，日幾度登樓。)玄沙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玄沙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玄沙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為打水意作麼生？鏡清云：青山礙為塵，敢保沒閑人。)

閩帥請辨驗聲明三藏

西天有聲明三藏至，閩帥請玄沙辨驗。玄沙以鐵火筯敲銅爐，問：是甚麼聲？三藏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大王。法燈別云：聽和

尚問。)玄沙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

閩帥問鼓山晏

閩帥入萬歲寺瞻仰佛像，指問鼓山曰：是甚麼佛？鼓山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即不是佛。鼓山曰：是甚麼？帥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眾，何得造次？)

行者至菴

鏡清忩禪師住菴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鏡清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

童子見鏡清

有僧引一童子到，鏡清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鏡清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與童子。童子近前接，鏡清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鏡清曰：也祇一兩生持戒僧。

俗士問靜上座

有俗士失其名，問靜上座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上座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照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俗士獻畫障子

俗士獻畫障子，法眼看了，問曰：汝是心巧？手巧？士曰：心巧。法眼曰：那個是汝心？士無對。(歸宗柔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

老人參桐峰

有老人入山參桐峰菴主，桐峰問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桐峰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之，桐峰便喝，老人禮拜，桐峰便歸菴。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儒者謁南院

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為張百會，來謁南院。南院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南院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南院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牧主請風穴陞座

風穴沼禪師於牧主衙內度夏，請陞座。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風穴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馬*展]泥沙。陂佇思，風穴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風穴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風穴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風穴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風穴便下座。

提刑問璉三生

有提刑問璉三生曰：某甲四十年為官，作麼脫得此塵去？璉無對。(道吾真代曰：一任[跳-兆+孛]跳。)又看上峰路，璉曰：這箇是上峰路。提刑曰：寺在上頭那？璉曰：是。提刑曰：恁麼則不去也。璉無語。(道吾代曰：今日勘破。)

工部問三交嵩

有工部問三交智嵩禪師曰：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三交曰：幽州著脚，廣南廝撲。工部無語。三交曰：勘破這胡漢。工部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三交曰：瞎老婆吹火。

提刑問楊岐會

有提刑問楊岐會曰：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提刑曰：見箇什麼道理便嗣他？楊岐曰：共鉢盂喫飯。提刑曰：與麼則不見也。楊岐捺膝曰：什麼處是不見？提刑大笑。楊岐曰：須是提刑始得。又請

入院燒香，提刑曰：却待回來。楊岐乃獻茶信，提刑曰：這箇却不消得，有甚乾曝曝底禪，希見示些子。楊岐指茶信曰：這箇尚不要，豈況乾曝曝底禪。提刑擬議，楊岐乃有頌：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為指迷源，殺人無數。提刑曰：和尚為什麼就身打劫？楊岐曰：元來却是我家裡人。提刑大笑。

俗士投五祖出家

有俗士投五祖演出家，自曰捨緣。五祖曰：何謂捨緣？士曰：有妻子捨之，謂之捨緣。五祖曰：我也有個老婆，還信否？士默然。五祖乃頌曰：我有個老婆，出世無人見。晝夜共一處，自然有方便。

居士往五祖齋僧

舒州有一居士，常往五祖齋僧。一日，問首座曰：某俗人，參得禪麼？首座云：你是俗人，如何參得禪？居士不會，舉似五祖。五祖云：首座却有本分手段為人。居士方信，遂篤志參究。後見佛眼，佛眼展手曰：因甚麼喚作手？居士忽大悟。

俗士問雲峰悅

有俗士問雲峰文悅禪師曰：如何是佛？雲峰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胸去也。雲峰曰：醉後添杯不若無。

太守問九頂

太守呂公瞻大像，問九頂清素禪師曰：既是大像，為甚麼肩負兩楹？九頂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九頂曰：家富小兒嬌。太守乃禮敬。

侍郎問九僊

侍郎曾公問九僊法清禪師曰：上座山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九仙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九仙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

益州辭知府

益州澄遠禪師將示寂，辭知府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那裏去？知府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

巡檢問黃龍明

黃龍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巡檢問曰：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為甚麼却有二聖？黃龍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俗士問歸仁

有俗士問歸仁禪師：俗人還許會佛法否？歸仁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有官人問興陽

有官人問興陽清剖禪師曰：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

居士官人問天平

有居士問天平契愚禪師曰：法無動搖時如何？天平曰：你從潞府來。居士曰：一步也不曾驀。天平曰：因甚得到這裏？居士曰：和尚睡語作麼？天平曰：放你二十棒。又官人問：無鄰可隔，為甚麼不相見？天平曰：怨阿誰？

居士問東山雲頂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有居士問曰：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童子上經

有童子上經次，僧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眼代云：汝念甚麼經？)

洪塘橋官人問僧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無對。(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賣鹽翁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個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騎牛公子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跨驢人

昔有跨驢人問眾僧：何往？僧曰：道場去。其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裡跨驢不下。

道流背佛而坐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行者向佛而唾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對。(溈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魚浮水上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為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為甚麼不去岸上死？)

佛殿鴿子

鷂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眾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為甚麼却顫？僧無對。(法燈代云：怕佛。)

廣南國主出獵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庵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庵主曰：是。王曰：見師為甚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官人入鎮州天王院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為秦？在楚為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院主無對。(密雲悟云：官人切莫造反。復云：今日得官人作證。)

官人作無鬼論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聾？(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便以手作鶉鳩嘴向伊道：谷谷孤。)

官人問無揀僧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先覺宗乘卷五(終)

雙髻釋頓讓訂閱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